

自前年那场大病以后，紫夫人的身体便明显衰弱了。也无特别病症，只是一直萎靡不振。虽然一时并不危及生命，但一直也没有康复的征兆，身体每况愈下了。源氏为此很是忧愁。他觉得即使她比自己早死片刻，也将不堪离别之痛。紫夫人寻思道：“世间的荣华已享尽，此生亦心满意足了。即便即刻死去，也不觉遗憾。只是不能与源氏白头偕老，辜负了曾立誓愿，实甚令人悲叹。为修后世福德，她多次举办法事，并恳请源氏让她出家为尼，于有生之年专心修行，以遂夙愿。然而源氏主君执意不肯。源氏也有出家修行之愿，见紫夫人如此恳求，便欲乘机一同出家。但念一旦出家，须远离凡尘俗事，方可相约在极乐之境，同登莲座，永结夫妇。然于修行期间，即便同处一山，也必须分居两个溪谷，不得相见，方可修得正果。如今夫人病体日渐衰弱，已无康复之兆。如果就此分手，让她离群索居，怎放心得下？如此牵肠挂肚，则未免惑乱道心，有背清秀山水之灵气。因此踌躇不决。于清心寡欲，毅然遁入空门的诸人眼中，似乎也太多虑了。紫夫人本欲擅自出家，但念此举未免太过轻率，反而事与愿违。因此左右为难，未免对丈夫生出怨恨。她疑是自身孽障深重之故，因此忧虑重重。

紫夫人近年想完成一私愿：请僧人书写《法华经》一千部。此时她急欲了结此愿，便于作为她私邪的二条院内举办这一盛事。七增的法服，分品级制作。法服的配色、缝工等皆甚考究，非寻常衣服可比。法会的排场，很是宏大庄严。这一切紫夫人没有正式与源氏主君商量过，因此源氏并未替她具体谋划。然而紫夫人的计划甚是周详，无所不虑。源氏见她竟谙熟佛道之事，便深感此人慧心无限，不由万般感叹。源氏只从旁参与了些事情。至于乐人、舞人等具体事务，皆由夕雾大将一手操办。

皇上、皇太子、秋好皇后、明石皇后<sup>①</sup>以及源氏诸夫人，不断派人送来诵经布施和供佛物品。仅此数次，已难以计数，加之朝中请人的赠品，因此整个场面盛大，热闹无比。谁也猜不准紫夫人见时有了此种宏伟志愿，仿佛见世以前便已作了精心设计。当日花鼓里夫人与明石夫人都来了。紫夫人将南面和东面的门打开，自己设席在正殿西面的库房内。诸夫人的席位设在北厢，中间隔以屏风。

三月初十日，樱花繁盛，风和日丽，令人心清气爽。即便是佛祖所居的极乐净土，料想也不过如此吧？即使是信仰并非特别深厚之人，一旦身临此境，其心怀也顿觉清静。僧众齐声朗诵《俄华赞叹》的《樵薪》之歌，声震梁宇。即使平常偶或闻之，也未免动情，何况值此盛会！紫夫人一听这诵声，便觉凄凉冷清，万念俱灭。使即席吟诗一首，并叫三皇声传与明石夫人。诗云：

“不惜此身随物化，烟消灰灭方可哀。”明石夫人读罢，便即刻作诗回复。她寻思道：“如果答诗中流露忧伤之音，旁人一旦知晓，定会怪我不知趣。”便在诗中说了些劝慰之言：“今始樵薪供神佛，在世修行无限期。”僧众通夜诵唱，鼓声不断，通宵达旦在严之声与舞乐之喜相济，颇为壮观动人。

天色趋明，各种花草树木在烟霞中沐浴招展，渐渐明晰起来，一派生机盎然之景象。百鸟争相鸣奏，宛转似笛。哀乐之情，至此而止。接着《精王》舞曲骤然响起，曲声由缓转急，到后来便很是奔放热烈。许多人兴奋得脱下衣袍，抛赐给那些跳舞奏乐的人。请王公中擅长舞乐者，更是加入其中，尽兴发挥自己的特长。在座请人，皆情绪饱满，欢呼之声惊天动地。紫夫人触物感怀，自念在世之日已所剩无几，止不住悲从中来，不忍目睹此热闹场景。

次日继续举行法会。因昨日破例起身一整天，紫夫人今日疲惫不堪，难以起身，只躺卧于床。多年来，每逢兴会，众人皆来表演舞乐。人人风采焕发，尽显高超技艺。而今紫夫人对此情景，觉得是最后一次一了，便仔细倾听琴笛之声，将那些平日熟视无睹之物一一打

量。在座的几位同辈夫人更是如此。平日众人相聚，参加各种游宴盛会，彼此虽怀争宠斗妍之心，然表面却是一团和气。虽然谁都无法长久于世，然而毕竟只有她一个人最先消离。如此一想，便不胜悲哀。法事完毕，众人散去，又复归往日平静。紫夫人心念此乃诀别，顿觉痛惜无限。便赠诗花散里道：

“了了此身佛法事，惟盼良缘世世兴。”花散里答诗道：

“纵然法事寻常行，良缘亦能世世结。”法事既毕，便又举办诵经与忏法，昼夜不息。如此庄严肃穆，实乃少见。但此功德终不奏效，紫夫人的病依然如故，无丝毫起色。于是将做功德列为日常之事，于各山寺不断举行。

紫夫人向来怕热，今夏尤甚，常热得头昏脑胀。但她并未感到有特别不适之处，只觉身体日益衰弱而已。别人亦习以为常，并不觉得诧异。众侍女难以预测将来，只觉前景暗淡，甚是可悲。明石皇后亦甚担心继母，便讨假归宁。紫夫人便派人收拾东所，以备皇后居住。且振作精神，准备迎驾。此次归宁仪式亦同于往日。紫夫人自念即将辞世，她日后境况如何，无法知晓，便对一切皆悲伤不已。皇后临驾时，随从一一报上名姓。她便侧耳倾听，何人已至，她皆一清二楚。陪送皇后来此皆为达官显贵。皇后与继母久未谋面，此时相见，格外亲热，叙说离别之情不觉倦怠。此刻源氏缓步入内，笑道：“我真成了离巢之鸟，甚是无聊，不如到那边去养养神吧”说毕，便踱回自己房间。他见紫夫人神清气爽，甚是欣慰。紫夫人略带歉意地对皇后说道：“我们分居异地，烦你劳步，实甚委屈。我本应前往你处，但实难挪步。”皇后便暂住紫夫人处。明石夫人亦来此，相互说着知心话。紫夫人胸藏万事，但对身后之事很少谈及，只是平静地谈论寻常之事。言简意赅，却胜过千言万语，更见其胸怀万端感慨。她看看皇后所生子女，说道：“我极想目睹他们立业成家，因此对这老朽之身，终也恋恋不舍啊！”说毕暗自垂泪，哀美异常。明玉皇后见继母如此哀伤，亦悲泣起来。紫夫人赶紧收泪露笑，亦不再谈身后之事，只是叮嘱道：“这些侍女极为驯服，一直服侍着我，今后无处依靠，甚是可怜。我去后，有劳你好生照拂。”开始举行季节诵经，皇后回到暂居之处。众弟兄中，三皇子生得尤其可爱，常独自悠闲地于各处散步。紫夫人心绪好些时，便将他唤至面前，悄声问道：“倘我死了，你仍念我么？”三皇子回答：“我怎会不想念呢？对外婆最好，胜过皇上皇后呢。倘外婆不见了，我才悲伤呵！”说罢竟流下泪来。紫夫人笑了，泪亦长流，继而又说道：“你长大了，就住此屋吧！当庭前樱花红梅盛开时，你要用心护理。常折几枝供于佛前。”三皇子点头木止，望着紫夫人那慈祥却挂满泪珠的面孔，觉得眼泪要夺眶而出了，便赶紧转身离去。这三皇子与大公主，是紫夫人呕心沥血抚养大的。现在她不能亲眼见他们成家立业，怎不悲伤惋惜呢？

秋天缓至，天气日渐凉爽，紫夫人的精神亦随之好转，但仍显虚弱，稍有不慎，又将发病。秋风虽尚未“染上人身”，但紫夫人却终日以泪洗面。皇后返宫之日迫近，紫夫人欲留她多住几日，再见些面，但又难以启唇。加之皇上又屡派使者前来催促，怎好强留？临行之日，紫夫人不能前去相送，只得让皇后屈驾到此来辞别。为此，紫夫人于房中为皇后另设一席，延请入内。紫夫人此时已消瘦不堪，但因此更显高资优雅之质，容姿更具扭力。青春时代，面容娇艳，过于妩媚；而今则多了一种内蕴，魅力陡增。日暮时分，秋风渐起，树间黄叶不断随风飘落。紫夫人倚身矮几，见黄叶随风逝去，心下伤痛。此时源氏步入，高兴地说道：“今日你竟能起身，真让人高兴！皇后在此，你的心情便爽快许多。”紫夫人听罢，甚是难过，想到自己稍有好转，源氏主君便这般高兴，倘自己一旦离世，源氏主君将是何等悲痛呵？于是悲不自禁，赋诗道：

“青青获上露，不能长久驻。偶随风消散，人生本无常。”紫夫人竟将自己比作随风倾侧的花枝与稍留即逝的花上露珠，使得源氏大为惊骇，悲拗不已，便答诗道：

“人世若民露，虽消不可惜。运命与君似，同行无先后。”吟毕，泪流满面，不及指拭。明石是后见此，亦赋诗道：

“世事如秋露，风中易消逝。谁道命生短，仅只草上霜？”此情此景，多让人留恋呀！紫夫人多希望就此长处千年，永不分散。可惜天不遂愿，命非人定，深可哀叹。

紫夫人对皇后突然说道：“请去那边休息吧！我心绪恶劣，想躺下休息了。虽然如此，亦不能太失礼。”随即拉拢帷屏，俯身躺下。那痛苦之状，更胜往日。明石皇后见状，暗惊紫夫人今日为何这般消损。便握紧其手，望着她暖泣不止。她真若喜获上的露，不能久长了吗？昭内上下一片惊慌骚扰。立刻遣人前往各处，命僧人诵经祈祷，以驱鬼怪。此前，紫夫人曾几次昏厥，后又苏醒。源氏已见惯，此次依然认为是鬼怪一时作祟而已，驱退鬼怪亦就无事了。但上下忙了一夜，仍不奏效，天明时，紫夫人竟温然长逝了。幸好皇后尚未返宫，得以亲自送终。众人几乎都不相信紫夫人就此而去了，皆认为她不应该这般早逝，悲激难忍，恍惚如梦。此时院内已无一人能平心办事。众侍女哭得昏天暗地，不知死活。源氏默无声息，党似呆痴。

此时，夕雾前来拜谒。源氏勉强召见，对他道：“紫夫人回生无望。但她多年的出家之愿，至死都未了却，委实可怜啊！虽然法师与僧众，皆纷纷退去，但总还有人留于此吧？现世功德即使无望，但至少亦得让她于冥途上受到佛力的庇护。你去吩咐他们，即刻为夫人落发。众僧之中，谁善授戒？”源氏虽竭力振作，但神色，悲励颓丧，泪落不止。夕雾见此，亦受其感染，不胜悲伤。他低答道：“鬼怪之物，常迷乱人心，使其气绝。此次恐怕亦不例外。无论如何，出家总为良策。纵然出家一日半夜，亦有功德。现确已身死气绝，仅此落发，恐怕不够。若是死者于冥途上得不到庇护，生者亦难安。乙。不知尊意如何？”夕雾陈述既毕，便按源氏之瞩将所需僧众召拢，一一作了安排。诸种事宜，皆由夕雾料理。

多年来，夕雾虽倾慕紫夫人，却无非分之想。他只望寻个时机，再见其一面，如昔年朔日那般，并稍许听听她的声音罢了。此愿始终萦绕心头，如今，那盼望已久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。便想：“虽紫夫人现已成遗骸，但倘不谋其一面，岂能甘心？欲了却此愿，只有抓住此机会了。”于是便抛弃一切顾虑，淌着泪，佯装制止众侍女号哭，大声喊道：“暂且不要哭，肃静一下！”乘与父亲说话之机，撩开了帷屏的垂布。此时正是黎明，室内光线暗淡，源氏正守护遗体，灯火移得极近。夕雾借着灯光，将紫夫人瞧得清清楚楚。但见其容貌十分美丽，真乃玉洁冰清，如此死去，委实可惜呵！源氏见其如此窥视，并未阻挠。他说：“你看她模样！和生前并无两样，但却不能回生了！”便暖泣不已。夕雾眼里亦泪水盈盈，一片模糊。后来勉强能睁眼见物，便又细观遗体。不看则罢，这一看更加悲恸难忍，心潮翻滚。他见紫夫人的头发随便被拂着，虽然稠密，却无半点杂乱，光彩熠熠，华美照人。那灯光异常明亮，将她颜面耀得雪白。此般安详静卧，恬适美丽的容貌，胜过昔日涂朱施粉，披红挂绿。说她十全十美，亦不过誉。夕雾看得出神，竟希望自己即刻死去，将灵魂跟了这女人，永不分离，那才是万分惬意的事啊！

紫夫人亲近的几个侍女，早已哭得像个泪人，不省人事了。源氏虽亦悲痛得神思昏乱，但仍得强压哀伤，处理丧葬诸事。如此伤悲之事，他曾遭逢过几次，但像这般痛彻骨髓的苦味，尚未尝过。如此伤心，真可谓空前绝后。葬仪于即日举行。虽依恋难舍，但终不能抱尸度日，这真乃世间最可悲痛之事。送葬的人，纷沓而至挤满葬场。葬仪之隆盛无法比拟。当遗骸化为烟云，升入天空之际，源氏悲痛得死去活来，全赖别人搀扶方到得墓地。见者无不动情，连那些陋俗的愚民，亦洒下伤感之泪。他们感叹道：“如此高贵之人，竟亦遭受此般痛苦啊！”来送葬的侍女，个个神志不清，恍若梦中，竟有人差点翻落车下。亏有车副照料，方未发生意外之事。源氏曾记得，夕雾母亲葵夫人离世那日清晨，虽亦悲痛欲绝，但不至于全无知觉，而今宵却只能任泪水横流，一切皆不知晓了。紫夫人十四日逝世，于十五日清晨举行葬仪。艳阳高升，原野上的朝露很快便了无痕迹。源氏痛感人生如梦，像朝露一般，愈加万念俱灰。心念孤苦在世之日，已为数不多，不如抓此时机遂了

出家之愿。但又深恐世人讥笑他意志脆弱，不堪打击，便将此念头暂搁起来。然胸口郁抑，终难平静。

于七七四十九日丧忌中，夕雾大将一直闭居二条院，不离家门半步，侍随源氏左右。他见父亲始终陷于悲痛之中，对此深感同情，自己亦悲。励不已，便千方百计地抚慰他。日暮时分，朔风凛冽。夕雾又记起音年朔风中窥见的面影。而此次，拜观遗容，竟恍若做梦。伤感之情愈发加重，止不住泪如珠滚。他回转身思，深恐引人怀疑，便连忙捻数念珠，诵念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……”让眼泪消失于念珠上。随即吟诗道：

“当年偷窥玉娇面，忆此常爱秋宵美。今瞻香消玉体寒，迷离晓梦已渐远。”此时高僧皆被集中于二条院中，除了七七中规定的念佛以外，又加诵《法华经》，以寄哀悼之情。源氏陷于极度悲哀之中，无论昼夜，皆泪眼模糊，昏沉度日，不晓世事。他细想自己生平，不禁于心中默念道：“我源氏自念相貌非凡，所为一切，皆超常人。然从童稚起，便屡遭罕见痛苦，因此常寄望于佛法指引，度我出家为僧。只因踌躇难决，终于迁延度日，才道此前所未有的苦痛。此后，世间再无甚留恋。从此潜修佛法，定无何障碍。谁知心中悲痛纷乱，深恐难入佛道。”他惴惴不安，便祈祷于佛：“但愿佛祖降福，万勿使我悲。励过度！”因紫夫人的死，四方皆来吊慰，无论皇上抑或庶民。凡吊慰者皆诚恳殷切，绝木敷衍应酬。但源氏心事烦乱，对此虚荣，视而不见。然他又不肯让人看出端倪，恐遭人耻笑：说他已至暮年，仍为丧偶而万念俱灰，隐身佛门。他于矛盾中挣扎，不免更为痛苦。

那生性多情善感的前太政大臣，见此绝世美人化烟而去，不胜痛惜，屡次前来抚慰源氏。昔年葵她离世，不亦是这时候吗？他一忆起，便心中异常悲伤。他于日暮冥思苦想：“当时悼惜之人，像左大臣及太君等，大都已离世。短命或长寿，简直没甚差别。真乃人世沧桑，迅速无比啊！暮色苍苍，哀思阵阵，他即刻修书一封，遣儿子藏人少将将信送与源氏。信中感慨颇多，一端附诗道：

“当年伤悲因故侣，此日哀哭何斯人。旧袖今朝犹湿润，不幸又添热泪迹。”正值源氏悲伤，此信更让他百感交集。当年秋天悼亡的情景又历历在目，不胜眷恋，眼泪纷纷滚落，亦无心揩拭。便乘此哀思写了一首答诗：

“旧恨添新愁，悲苦两无殊。凄凄衰秋至，总是肠断时。”源氏本想将满怀哀伤尽倾纸上，深恐前太政大臣读后会责怪他感情脆弱。所以回信极其平淡，无甚伤感，只是奉上只言片语：“承蒙殷勤慰问，实不敢当”之类，以示谢意。

葵夫人离世，按它中体例，源氏穿上了黑色丧服，曾有“丧衣色淡”之诗句。紫夫人离世，源氏所穿丧服亦是黑色，只是颜色偏深。世间凡尊荣富贵者，大都倚财仗势，欺压他人，因此往往为世人所痛恨。惟有紫夫人待人谦恭，因此人皆敬仰。她的任何举措，无论何等细微，皆受世人称颂。应酬各种场面，皆诚恳殷切。因此她离世之后，即便与她无多少往来之人，听见虫鸣凤吼，亦皆凄然落泪。与她有深交的人，其悲更难抑制了。那些多年来贴身伺候与她亲近相处的侍女，皆因她的离世而哀叹命苦，更有伤痛难以自己者，断然削发为尼，远离尘世，隐遁深山。秋好皇后亦信函不断，殷切慰问，表示无限伤痛。曾赠诗道：

“萧萧秋色生不喜，凄凄塞草死后嫌。此时方知她为何不喜好秋景了。”此时源氏虽神昏意迷，但此信与诗仍使他激动不已，便反复诵读，难以释手。源氏觉得惟有秋好皇后一人知其苦痛，与他谈心，使他减轻伤痛。他捧信思索，内心的哀思才稍有平息。但眼泪仍淌个不止，他便举袖揩拭，却屡拭不止。后来好不容易止住，方握笔作答：

“君眼俯瞰九重天，我心厌叹世无常。”源氏将信封好，却又陷入沉思。他近来忧伤过度，神情恍惚无定。为排遣忧伤，便与众侍女共处室中。他遣走佛堂里的人，便潜心源经。他曾指望与紫夫人长世厮守，白头偕老。又怎奈人命难测，倏然觉成永别，叫他怎不抱恨终生呢？此时他渴望自己蓦然逝去，灵魂便能与紫夫人相拥，共生于同一莲座。二人

便可相偕永久，诸事不顾，只一心静修成佛之道。然而又恐遭人耻笑，于进退两难中更为厌烦忧伤。紫夫人丧期中所有佛事，皆由夕雾料理。源氏只望早日逃离此尘世，便一味“今朝明朝”地计算着，胡乱度日，恍若梦中。明石皇后等人亦对紫夫人，无时无刻不在眷怀之中。

#### 第四十一章 魔法使

冬去春至，万物复苏。源氏见此春景，心情愈发郁闷，不减先前伤悲。此刻前去贺岁之人照例不断。但源氏借口心绪愁烦，只管闲居帘内。惟有莹兵部卿亲王来时，才请入室内畅谈。命侍者传诗：

“惜花幽容不复有，为何寻访春光来？”莹兵部卿亲王含泪答道：

“觅胜但为爱幽香，非是寻常赏花人。”源氏见莹兵部卿亲王款行红梅树下，姿态格外高雅，心想：“真能惜香怜工者，非此君莫属矣！”春花正含苞吐艳，春色宜人，然无处可闻丝竹之乐。可见景况已殊异于昔了。跟随紫姬多年来的侍女们，依然身裹深黑色丧服，不改悲哀之情。伤悼亡人，永无已时。此间，源氏足不出户，更无拜访其他诸夫人的意愿，终计淖守于紫夫人居所。侍女们终日随侍，殷勤伺候，也聊可慰情。其中有几个侍女，昔日虽未受源氏真宠，却也常蒙其厚待。如今源氏心绪恶劣，孤枕难眠，却反不与她们亲近。紫姬之死，深伤源氏。此间，他俗念全无，勤佛之心深固。每当值宿，无论哪个侍女，皆令其远离寝台而眠。孤寂难耐之时，也常常与其闲谈旧事。但也偶尔回思：昔日所做有始无终之事甚多，常使紫夫人怨恨。至今想来，实在后悔。他想：“无论逢场作戏，或者迫不得已，我为何要如此令她伤心啊？她生性稳重，凡事都考虑周详，最善于洞悉人心，但并未长久怨恨于我。每遇此类事故，她推有忧虑。其内心不知有多少伤楚啊。”源氏愈想歉意愈浓，愈想愈悔，心中极为难受。某些侍女知其心事，且如今随侍其例，源氏便偶尔与她们叙谈心曲。他念及迎娶三公主时，紫夫人虽不露声色，其内心却隐藏无限的无奈和失意，那神色是多么可怜！尤其落雪那时黎明，即娶三公主后第三日，回六条院时，偶于格子门外停留，身觉奇冷。其时风卷雪飞，景象惨烈。紫夫人起身来迎，甚是温柔和悦。其实她是将浸透泪痕的衣袖隐藏起来，努力装出无事样儿罢了。一念及此，源氏悲痛悔恨交织，一宵无眠。茫然不知几时能再相见：黎明将至，值夜侍女退回自己居室，忽然有人惊叫：“呀，好厚的雪！”源氏听过，心境忽又回到昔日雪晨。然景似人空，念之伤怀。使赋诗道：

“虽晚浮尘世，仿如春雪飘。无奈岁月逝，聊赖磋跼过。”吟罢更添悲楚。忙起身盥洗，赴佛前诵经以驱心中哀思。侍女们早将炭火备好，遂送至源氏面前。源氏只留贴身侍文中纳言君与中将君伺候左右。源氏对她们道：“独抗日久，昨夜寂寥更比寻常。虽我已习惯这孤寂生活，却仍有诸种琐事烦身。”言毕不由长叹。他瞧瞧众侍女，暗想：“如果我也遁入空门，她们必倍感伤悲。唉，实在可怜啊！闻道源氏那凄婉的诵经念佛声，即使铁石心肠，也会怆然泪下，何况这些温良纯善的多情女子！源氏对她们道：“哦此生所喜荣华富贵，他人无法可比。谁料所遭恶运却胜于他人。想是佛菩萨要我感悟人生无常、世途多艰之理，故赐我此命吧。我深懂此理，却毫不在乎，因循度日以至如今！到了暮年，尚蒙受如此伤悲之事。我已看清自己命运坎坷，而悟性又钝拙，如此反觉心静。今后我已无丝毫牵挂。只是你们几个，待我亲近芳此，叫我如何割舍得下。看来我太无决断，但又无可奈何！”言毕觉得两眼湿热，赶紧举袖欲拭。但泪珠早已沿袖滚落。众侍女再也按捺不住，惟泪如泉涌。她们无不愿永承源氏左右，皆欲向其诉说苦衷，却终究无言，惟饮泣吞声而已。

源氏就这样昼夜忧伤愁叹。每逢孤寂无聊之时，使唤几个出类拔萃的侍女前来，叙谈往事，打发时日。那个名叫中将君的侍女，自幼侍奉源氏及紫夫人，源氏曾私下对她怜爱。但她以为愧对夫人，故总与源氏保持距离。如今夫人不在人世，抛下了这个生前特别疼爱

的侍女，源氏见之如见夫人，因此对她格外垂青。这中将君的品貌皆甚优秀，故源氏待她，比其它侍女甚是殊厚。凡非亲密者，源氏一概不见。就连向来亲睦于他的朝中公卿及诸兄弟亲王来访，他也很少接见。他想：“要抑制哀思，恢复镇静，与客人见面，晤谈最好。但数月沉迷悲凄，今已形容枯槁，精神颓丧，谈吐间难免不出乖僻之语，那样必会惹人议论，遗留谈资传下恶名。外人传言我‘丧妻后心智迷乱，不能见客’虽非善评，但他们只是耳闻，比之亲现我之丑态好受得多。”故连夕雾等人来访，源氏只隔帘相会。此间，他竭力镇静，忍耐度日。但终不忍绝缘尘世，毅然遁迹山林。他也很少探访诸夫人。然一入内室，就立刻泪流不止，苦不堪言，不想看任何人一眼。

明石皇后走时特意留下三皇子与父作伴，以驱孤寂。三皇子特别护卫着庭前那株红梅，说是“外婆吩咐我的”。此言此景无意又触动了源氏伤心处。及至二月，群花争妍，偏有一只管儿飞落那株红梅树上，动情鸣转。源氏看了，情不能禁，独自吟道：

“幽院春色寂，群芳开无主。黄若浑不顾，依旧鸣新枝。”边吟边在庭中徘徊。

源氏总算从二条院回到了六条院本邸。此时春意更浓，庭前景色美如往昔。源氏虽不惜春，然亦无法安宁。凡有所见，无不因之伤情。如今他所向往的，惟静穆深山，其佛意已日渐增浓。嫩黄的律棠已盛开，源氏见之伤怀，不觉流下数行清泪。别处的花，皆这边一重樱盛开，那边八重樱盛开，这过八重樱开败，那边山樱始开花；这边山樱开过，那边紫藤尚留春。这六条院则不同。因紫天人特别精通各种花木的性质花期，于是有意巧妙配置栽植。故各种花期，彼此衔接。庭中遂花香时时有，格外直入。三皇子道：“樱花开了，我有主意令它长开不败：在树的四周挂起帷帐，风就不会吹掉花了。”他为自己的聪明洋洋自得，模样煞是逗人喜爱。源氏不觉笑道：“从前有个人，愿将大袖遮天日，莫使春花任晚风。而你的方法比之更有用。”二人朝夕如此德戏，借以度日。有一次他对三皇子说道：“将与我作伴，我甚是高兴，但时间不多了。纵然我能苟活，也难再与你见面了。”言及此处，又禁不住流下泪来。三皇子不悦，答道：“如此不吉之言，外公您怎么与外婆异口同语？”他无言以对，垂下头来，抚弄衣袖，聊以遮掩眼泪。

源氏倚栏眺望，庭院尽收眼底。但见大多数侍女尚身着深黑色丧服。略几个改穿了一般颜色的衣服，但也不是往昔那种华丽线绸。再看自己所穿便服，也极简洁朴素，绝无一丝花纹。环望室内，陈设也很简单。里里外外给人以萧条之感，源氏遂赋诗道：

“锦簇春院花，故侣亲身植。欲将弃舍去，芳园自成荒。”他此时真情流露，悲伤不已。

源氏孤寂难耐，便想去尼姑三公主那里散散心。他将三皇子也带去了，由侍女抱着。三皇子到得那里，便同蒸君一起追玩戏耍，兴奋异常。此前那惜花心情已丢得无影无踪，终究还是借懂孩童。恰逢三公主在佛前诵经。这女子脱离红尘之初，并非因为着破尘世，深悟佛理。而今却能静居幽所，一心事佛，断绝一切俗念，永生与佛为伴。源氏顿生羡慕之心。他想：“我的道心意不及一个浅薄女子，真叫人惭愧。”顿觉脸上发烧。夕阳映照着佛前所供之花，景色格外美丽。源氏便对三公主说道：“爱春者已逝，园中花皆因之失色！惟这佛前供花依然雅丽。”又道：“紫夫人屋前那株校棠花，姿态优美，世间难以寻觅。花朵也大得悦目！津棠的品质虽高尚不足，但那浓艳色调实在可取。种花者已去，而春浑然不觉，让那花开得比昔日更加茂盛。唉，真是有意刁弄人啊！”三公主脱口念出两句古歌：“谷里无甲子，春来总不知。”源氏暗自思忖：“可回答之言多的是，何必如此扫兴？不禁回想紫夫人在世时：“她自幼起，凡使我不快之事，绝不会做。她能见机行事，敏捷应付一切事故。其态度、言语与气质，高雅而又颇富风趣。”源氏生性易伤怀落泪，一念及此，不禁涌出泪来，好生酸楚。

夕阳去，暮色起，四周景物清幽宜人。源氏即刻告退，出门径往明石夫人处。久不相晤，忽然光临，明石夫人深感诧异。但接待时仍落落大方。源氏颇为欣喜，觉得明石夫人终究秀于众人。但较之紫天人，意趣尚为欠缺。紫夫人的面影又明晰眼前，源氏顿生恋眷，倍加伤怀。自忖此种痛苦何时才能摆脱。他想既来之则安之，于是同明石夫人闲聊往事

道：“钟爱一人，确是痛事！我自幼便悟得这点，故一直用心留意，不使自己在许多事上太过于执著。往昔我被放逐时，思虑再三，总觉活着无丝毫意思，倒不如了却此生或者遁入穷荒山林。这也本是什么难事。谁料竟滞留于世，以致暮年。人生将尽，仍为种种本事所困扰，苟喘延活至今。唉，我竟然如此不坚，真是惭愧之极！”他叙说的悲情并不特指一事，明石夫人洞悉其心，觉得这在清理之中，因此同情之心顿生，便答道：“即使是微不足道之人，心中也会有许多牵挂。何况你如此尊贵，怎能对尘世无丝毫留恋呢？匆匆脱离尘世，势必被世人讥为草率。请暂时打消这个念头，一切还需慎重考虑。一旦遁世，佛意承坚，决难退转，此理当蒙明察。试看旧例：有的人因受刺激，或者因事不遂愿便生厌红尘，仓促出家。但这终非明智之举。主君既然立意修佛，就得从长计议。眼下皇子尚幼，待确保储君之位后出家，方可专心修道。那样我等也皆喜心赞善了。”她这席话合情合理，甚是妥帖。然而源氏答道：“加此周全思虑，势必带来更多痛苦。倒不如轻率一些好。”便向明石夫人聊起诸种可悲旧事。其中说道：“藤壶母后逝世那岁之春，我一见樱花颜色，就想起古歌：‘山樱若是多情种，今岁应开墨色花。’这是由于我自幼熟习她那古今绝艳之姿，故她一去之后，我便悲痛更胜他人。可见伤悲之心，并不一定要同逝者有特别的关系。紫夫人猝然舍我而去，令我无限悲痛，哀思难忘。并非只因夫妇死别而悲伤，更多的是由于她从小到大，皆我养育，朝夕相伴，直至暮年。突然先我而去，才令我悼死念己，无限悲痛。凡一切极富才情修为，且幽默风趣，于各方面皆令人铭记者，死后受人哀悼便特别深。”二人相叙甚是投机，不觉已至夜深。照理，如此深夜，该留宿于此才是，仅源氏终究辞归。明石夫人私下甚为不满，源氏也自觉奇怪。

源氏返回室中，依然潜心诵经。直至子夜，终于不支，便倚在白日坐垫上睡去。次日，源氏寄信与明石夫人，内有诗：

“难住虚渺无常世，携泪泣归夜半寒。”明正夫人对源氏昨晚失礼甚感怨恨。但又念及他由于悲伤过度，已不成人形，甚是可怜。昨夜之事，便也不再计较。答诗道：

“秧田春水自涸后，无迹觅寻水中花。源氏仔细读了，尤觉明石夫人的诗笔清秀依然，遂想：“起初紫夫人最厌恶此人，常以之为耻。后因看重其稳重可信，双方遂得以互谅。但紫夫人并不与她深交，只以雅爱之态与之往来。故外人皆不知紫夫人用心之周至。”源氏每逢孤寂难耐时，便去明石夫人处叙谈一番，以遣心中郁闷。但已绝不再亲见如昔。

四月初一日更衣，花散里夫人派人给源氏主君送来夏装，并附诗：

“今朝始着初夏装，复增忧悲怀春逝？”源氏答诗：

“蝉羽夏衣今始换，蛻去春衫愁更添。”贺茂祭之日，源氏更感寂寞，说道：“今日观赏祭典，必定人皆欢欣。”自猜诸寺院繁华热闹景况。稍后又道：“侍女请人必不胜孤寂，你们还是回家规祭吧。”这时，中将君恰在东边一屋内小睡。源氏走将进去，只见其体态娇小玲珑，惹人怜爱。中将君一下惊醒，忙起身相迎，双颊顿时微红，急以抽遮面，却更显娇艳。她鬓发略蓬，一头青丝长垂。身着米黄色裙子与营草色单衫，上罩深黑色丧服，整个穿着大方得体，显得格外优美。她的围裙与唐装皆脱于边上，忽见源氏进来，急欲取来穿上。源氏忽见一枝葵花置于其侧，遂将花拿在手中，仔细看了，问道：“此花何名？我已记不得了。”中将君以诗作答：

“深忘佛前供花名，奏神净水浮萍生。”吟时脸似羞花，娇美可爱。源氏见了，急以诗相报：

“娇花玉柳纵全抛，惟爱葵花情来了。”源氏之意：终不舍得抛的，惟中将君一人耳。

梅雨时节，更无他事可做。源氏便冥思苦想。一日夜晚，源氏正孤苦难熬之时，明晃晃的月亮竟自云间破露出来，真乃少见景象。这时夕雾大将前来参谒。园中橘花被亮月照得分明，轻风拂过，香气四处飘逸，芬芳扑鼻，令人盼待那“千年不变杜鹃声”忽然，天色骤变，亮月被这，乌云堆厚。随即一阵急风，伴大雨倾盆，灯笼立被吹熄，四周漆黑一片。源氏并不慌张，倒生出几分情致，遂低吟“萧萧暗雨打窗声”之诗。此句虽然并不特别出

色，但与眼前景况相宜，吟诵起来也感人至深，令人想起古歌：“独自闻鹃不忍听，听时惹我起悲情。”“愿君飞傍姐儿宅，我欲与之共赏音”。吟毕，源氏对夕雾道：“独处一屋，似乎甚为平常，谁料孤寂难耐。但若惯此境况，日后遁迹山林，则可一心修佛了。”说罢又向屋里喊道：“诸侍女肚子饿了，快取些果物来！此刻唤男仆极为费事，你们快速去拿吧！”这时，亡人之思又呈，源氏唯愿向“天际凝眸”夕雾见其痴迷悲伤神态，委实可怜，想道：“思慕如此深切，纵然遁迹山林，修道怕也不专吧！”遂又想：“这也难怪他，连我当初只是隐约觑其面影，便牵挂至今，更何况父亲与她朝夕相处如此长呢？”遂向父亲请示：“回首往事，恍惚如在昨日。谁料周年忌辰已渐渐迫近。怎样举办法事，父亲吩咐便是了。”源氏答道：“无须铺排过甚，照常例即可。那张她精心所制极乐世界曼阳罗图，要供奉于忌辰日的法会中。手写的与请人所写佛经不少，那僧都详知夫人遗志，尚该添加何物，均按其主张而行。”夕雾说道：“如此法事，若本人在世计虑周妥，后世便无须多虑。无奈她离世过早，且无一可承遗念者，实甚遗憾。”源氏答道：“其他几位夫人，福寿双全，但子女甚少，这恰是我命不济之故。但在你这一代，人丁可兴旺了。”近来源氏感情更为脆弱，无论何事，一经提起，便悲痛难堪。夕雾深知其心，故不再对他多聊旧事。恰在此刻，刚才盼待的那只杜鹃在远处啼鸣起来，使人想起古歌：“杜宇不知人话旧，缘何啼作旧时声？”啼声凄切哀婉，让人不忍入耳。源氏吟诗道：

“夜半急雨敲寒窗，哀泣政侣愁未了。杜鹃啼泣山中来，血德锦羽悲难消。”一字一泪吟诵完毕，凝望天际愈加失神。夕雾亦吟诗道：

“杜宇通连幽冥府，别语离言托君传。橘树繁生故乡地，芬芳花开遍旧园。”侍女清人深受感染，也纷纷对吟起来，无论诗句优劣，皆颇富情致。夕雾今晚不再回返，陪伴父亲。源氏独宿甚感寂寞孤苦，此后他便时来陪宿。夕雾回思紫夫人在世之日，此处他岂能走近？如今却由他随意出入。抚今思昔，委实不胜感慨。

天气渐热起来。源氏寻得一凉爽之地，安设一座，便独坐沉思起来。忽见池中莲花盛开，莲叶上露珠点点，顿想起“悲无尽兮泪如何，人身之泪何其多”的古歌，一时怅然若失，恍若跌入梦中，直至日暮时分。鸣蝉四起，格外热闹。夕阳之下霍麦花鲜美可爱。如此景致，一人独赏终是索然寡味，遂吟诗道：

“夏日孤寂苦，长天悲泣哀。鸣蝉苦知意，放声啼相伴。”此时流萤乱飞，不觉低确产前又赋诗：

“流萤思长夜，晚间发微明。愁情焚似火，不停燃我身。”

又至七月初七乞巧日。今年迥然往昔，六条院内毫无管弦之声。源氏整日枯坐，痴迷沉沉，也无一侍女去看牛郎织女星相会鹊桥。天幕未启，源氏实难入睡，便独自起身，打开边门，自走廊门中眺望庭院：星空下，朝露繁闪，遂步至廊上，赋诗述怀：

“牵牛织女鹊桥会，何须我去徒操心？惟见闲庭重重露，感至泣下添泪痕。”夏逝秋至，风声变得愈发凄厉起来。法事举办在即，自八月初始，众皆奔忙起来。源氏以忆旧度日，终于挨至紫姬周年忌辰。源氏暗叹：“怕日后惟有如此消磨岁月了。”法事正日，院内人皆吃素斋，那曼陀罗图便于今日供请。源氏照例做夜课。中将君端来一盆水，请他净手。源氏见其扇上题有一首诗，遂取来过目：

“无尽恋慕情，终年泪如雨。谁言忌辰满，悲哀已全消？”看罢，想了想，便在后面添诗一首：

“残身渐无多，悼亡身垂暮。惟余相思泪，如溢万顷波。”至九月暮秋，源氏见园中菊花上覆着棉絮，便吟诗道：

“怀昔共护东篱菊，哀今秋露湿单衣。”

到了十月，阴雨连绵，一片昏蒙，源氏心境劣于旧时。帐望暮色，苍凉无比，不觉独自低吟“十月年年时雨降，何尝如此湿青衫？”这时雁声鸣空，但见群雁振翅，飞渡而去。不禁心下羡慕，久久仰望，吟出诗句：

“幽梦何曾见，虚渺游魂飘。翱翔魔法使，引我觅行道。”此时，源氏感情异常脆弱，事无大小轻重，皆令他触景伤怀，思念亡人，无法慰解，只是在悲痛中度送岁月。

至十一月丰明节，宫中举行五节舞会。满朝文武欢呼雀跃，自不待言。夕雾大将的两公子被选为殿上童子，入宫时先来六条院参谒源氏。两人年龄相若，姿容皆甚俊美。他们由两个母舅头中将及藏人少将陪同而来，皆着白地青色花鸟纹样小忌衣，映衬下风姿更为潇洒清秀。源氏见其天真模样，顿然忆起年少时邂逅的筑紫五节舞姬。于是赋诗道：

“丰明筵宴今日盛，群臣进殿纷然忙。我身独困孤寂苦，日月空逝浑然忘。

今年终于隐忍，暂留尘世。但出家之期已经迫近，心绪不免更加忙乱。他思虑遁世前应有所安排，便寻出各种物品，按等级分赠各传文，聊为留念。他虽不明示此举真意，但其贴身侍女，皆瞧出其真正心思来。故岁暮之时，院内格外静寂，笼罩着悲伤之情。源氏整理物件时，积年情书突现眼前。觉得倘若遗留后世，教人看见甚为不妥，而毁弃又觉可惜，踌躇一阵，终究决定取出焚了为是。忽见须磨流放时所收情书中，紫夫人的信，专成一束。此乃他特意整理的。虽事已遥远。但至今笔墨犹新，这实可为“千年遗念”。忽又念及一旦脱离红尘，便不能再见之，遂令两三个亲信侍女，将其即刻毁弃于己前。即使普通信件，凡死者手迹，见了总有无限感慨。何况紫夫人遗墨，源氏一看，便两眼发花，不能视物，字迹也难以辨认，眼泪竟打湿了信纸。他怕侍女们看了笑话，自感羞愧，便将信推向一旁，自己吟诗道：

“旧侣西去登彼岸，不堪慕恋煎我怀。发售伤睹遗世迹，愁心复添怅叹深。”侍女们虽未将信展开来看，但从源氏那痴迷神情便知此乃紫夫人遗墨，因此皆悲伤不已。源氏回想紫夫人在世时，尽管两人近居，但写来的信却是如此凄婉。至今重见，更感悲痛，泪落如雨，竟无法控制。但念悲伤过甚，深恐别人嘲笑他女儿心肠，故不细看。却于一封长信末尾留下一诗：

“人去枉然存遗迹，不若随主同化烟。”遂令侍女将那情拿去俱焚了。

十二月十九日始，照例举行三天佛名会。源氏已认定此乃红尘中本次了，故一闻钻馆锡杖声，感慨之情更盛于往常。众僧不断向佛祈祷，保佑主人长寿。源氏只觉悲伤，不知佛祖奈之若何。此间大雪翻飞，地上积雪已厚极。导师退出之时，源氏召其进来，敬上酒杯，以表谢意。礼仪隆重比昔，赏赐特别丰厚。此导师一生服务朝廷，且时常出入六条院，故源氏从小便熟。今已满头银丝，源氏甚觉可怜。诸亲王及公卿，依旧到六条院参与佛名会。园中梅花含苞欲放，雪光映耀，格外鲜妍可爱。按理该有管弦之乐的，但源氏一闻琴笛之声，便有呜咽之感，悲不自胜，故取消管弦，推吟诵了一些适时诗歌便了。哦，差点忘言！源氏向导师敬酒时，曾奉赠一诗：

“戏命日将尽，再见春景难。梅花合雪放，但插鬓发边。”导师答诗云：

“祝君寿无疆，春花年年赏。叹我发如雪，徒嗟度日月。”因受感染，其他众人皆吟诗助贺，彼此酬唱，各具特色。这日源氏居宿外殿，其气色姿容俱佳，一层艳丽之光，更甚于往年。那老僧见了，禁不住流下几行浊泪。

已近岁暮，源氏寂寥不已。忽见三皇于东奔西走，喊着：“什么声音最响？我要驱鬼。”那姿态令人格外喜爱。源氏想：“我遁迹后，便再无缘见此人伦之趣！”触景生悲，竟又难以自禁，于是赋诗道：

“乱心时抱恨，怎晓日月经？今朝年华尽，残命亦将陨。”赋诗毕，他叮嘱家人：“元旦招待来客，应隆重比昔，赠送诸亲王及大臣的礼品，以及赏赐其他人的福物，皆要尽量丰厚才是。”

第四十二章 云隐

---

依据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发展，该章应写源氏之死，但此章却只有题名而无正文，因此也没有述及源氏死去的时间。作者何以如此？普遍的看法是：书中前面部分已描述了许多人的死，其中主要人物紫夫人之死，描写得尤为沉痛。如果再续写主人公源氏之死，身为女性的作者本人恐是没法忍受那种悲苦的。因此仅以题名“云隐”向读者暗示，让读者自己去想象。